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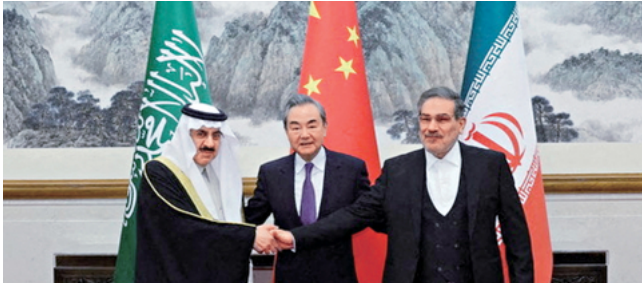
《财新周刊》>时事>正文

最新财新周刊 | 沙特伊朗在北京破冰

来源于《财新周刊》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简繁听报道

中东两大宿敌走向和解背后，中国参与地区热点问题的积极主动姿态引人注目



202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主持沙特和伊朗对话闭幕式。沙特国务大臣兼国家安全顾问艾班（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右）出席。同日，沙伊达成北京协议，中沙伊三方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沙伊双方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图：中国外交部官网

《财新周刊》2023年第11期



出版日期 2023-03-20

最新财新周刊 | 沙特伊朗在北京破冰
最新财新周刊 | 拆解经济复苏动能
最新财新周刊 | 供地制度优化
最新财新周刊 | 美日荷博弈对华出口管制

相关报道

习近平同莱希会谈：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毫不动摇同伊朗友好合作

习近平与沙特王储会谈：把发展对沙特关系置于全局和中东外交的优先方向

分析 | 中方斡旋促成沙特伊朗和解 两国止争将为中东注入稳定性

中沙伊三国发表联合声明 沙特和伊朗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

港府率团访中东 李家超邀沙特阿美赴港上市 | 星港钱潮

文 | 财新周刊 王自励

经历了7年的全面断交和长达40余年的地缘政治争夺后，2023年3月10日，中东海湾地区的两大宿敌——沙特阿拉伯王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终于握手言和，同意着手恢复两国自2016年初中断的外交关系。令外界瞩目和颇感讶异的是，传出这一震动中东乃至全球消息的地点，不在任何一个中东国家的首都，而是地理上与这片动荡土地相对遥远的中国首都——北京。

“这是对话的胜利、和平的胜利。”3月10日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主持沙特和伊朗北京对话闭幕式后如此表示。王毅评价道，沙伊改善关系为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打开了道路，也为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国家间矛盾分歧树立了典范。“作为两国可以信赖的朋友，中方愿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事先未对外披露的情况下，3月6日至10日，沙特和伊朗的政府代表团在中方主持下，于北京进行了为期5天的秘密会谈，其间达成了沙伊启动复交的协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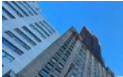
根据会后中国、沙特、伊朗三方发表的联合声明，沙伊双方同意在不超过两个月的时间内，重开驻在对方国家的使馆和代表机构，并安排互派大使。双方还承诺，激活两国在2001年4月17日签署的安全合作协议，以及在1998年5月27日签署的经济、贸易、投资、技术、科学、文化、体育和青年领域的合作协议。

沙特和伊朗还通过协议确认，将“尊重各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

沙伊双方同意，应由两国外长举行后续会晤，以落实恢复建交的安排，并探讨加强双边关系的方法。

在曾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和中国原驻沙特、原驻埃及大使吴思科看来，沙特和伊朗此次在北京宣布达成协议，“看似突然，实则是水到渠成”。他向财新指出，经过数十年的地区动荡和

编辑推荐



郭文贵纽约顶层公寓失火 涉案名车豪宅游艇曝光



视线 | 寻找林时珠：土耳其废墟上的受灾华人

财新网微信

社评 | 再谈“吃改革饭，走开放路”



金融 | PCAOB将在港启动中概股审计定例

科技 | 英国政府设备禁用TikTok

公司 | 外逃商人郭文贵美国被捕 涉嫌11项指控

财新周刊 | 【封面报道】重塑金融监管

财新网主编精选版电邮

样报

财新网新闻版电邮全新升级！财新网主编精心编写，每个工作日定时投递，篇篇重磅，可信可引。

请输入您的邮箱地址

订阅电邮

财新名家

彭文生：政策抓紧落实，复工复产在即

高瑞东：全球粮价高涨，国内通胀能否稳住

伍戈：疫情峰值，终究过去

视频



博客

郭盛：逃离大城市已成趋势，家乡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正在增强

二律背反的一灯如豆：美联储加息绷紧的第一根弦—硅谷银行倒闭

二湘的N维空间：莫言：大江健三郎有一颗像鲁迅那样疾恶如仇的灵魂

返朴：再度刷屏的“室温超导”靠谱不？不日见分晓

唐涯：进来看看自己多少岁才能退休

最新文章

22:27 医药整体偏弱 创新药产业链再度领跌 | 医...

19:00 刘世锦：肯定民营企业组合资源能力，同...

相互碰撞，沙特和伊朗都有缓和彼此关系、集中力量谋求自身发展的需求。再加上伊拉克、阿曼等地区国家此前已为沙伊恢复接触作出了长期的努力，中国在推动中东国家和谈方面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主张，并持之以恒地进行了劝和促谈的工作。吴思科认为，正是中国外交的久久为功以及多方形成的合力，促成了沙伊复交这一“令人惊喜的成果”。

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困扰于俄乌冲突阴霾之际，沙特和伊朗这两个中东的主要竞争对手能暂时达成和解，无疑朝地区及全球的和平、稳定、繁荣迈出了积极的一大步。不过，若想真正扭转沙伊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让缓和的势头一直持续下去，沙特和伊朗仍需克服诸多挑战——包括也门冲突、伊朗核问题及两国在黎巴嫩、伊拉克等国的代理人活动等。沙伊双方能否弥合分歧和增进互信，仍待进一步观察。

此轮沙伊和解进程背后，中国扮演的角色尤为引人注目。在传统上主要由美国、俄罗斯主导的中东政治舞台，一直身居幕后、被视为“低调调停者”的中国，此次以更积极主动的斡旋姿态走到台前，成功促成了两个积怨已久的地区主要国家改善关系；亦展示出中国参与地区热点问题解决的积极性，以及日益提升的外交自信和国际说服力。

这一超乎绝大多数人预期的地缘政治突破或也预示着：一个联盟一对手关系平衡现实而不断变化，以及各国外交行动逐渐脱离霸权影响、更显独立自主的新中东，正在浮出水面。

沙伊交恶已久

同处波斯湾沿岸的沙特和伊朗，一个是逊尼派穆斯林的“老大哥”，一个则自称“什叶派共主”。两国的矛盾虽根深蒂固，却也并非生来死敌。

美苏冷战时期，沙特与巴列维王朝统治下的伊朗，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抗衡苏联势力的盟友。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沙伊关系相对温和，并保持着较为良好的合作。两国都是1960年成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创始成员。

双方关系的转折点发生在1979年。当时，由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国王的君主政权，在伊朗建立起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作为逊尼派大国的沙特担心伊朗向周边输出什叶派革命思想，沙伊关系开始趋于紧张。

1980年9月，与沙特同为逊尼派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向伊朗发动了旨在夺取两伊争议性领土、持续了八年之久的两伊战争。沙特虽然未直接卷入冲突，却暗中向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提供财政、后勤等方面的支持。

也是在惨烈的两伊战争正炙之时，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邻国们意识到：有必要组织起经济和军事力量，共同保持对敌对势力的优势。

1981年5月，以沙特为首，成员还包括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下称“海合会”）应运而生。

围绕穆斯林朝觐问题，沙特和伊朗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曾经历过一次断交。

1987年7月，来自伊朗的朝觐者在位于沙特境内的伊斯兰教圣城麦加与沙特安全部队发生冲突，造成约402名朝圣者丧生，其中275人是伊朗公民。事件发生后，伊朗抗议者袭击并占领了位于德黑兰的沙特驻伊朗大使馆，并对科威特驻伊朗大使馆纵火，导致一名沙特外交官死亡。在双方冲突的不断升级下，沙特在1988年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伊朗则对前往麦加的朝觐活动予以抵制。

直到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海合会国家开始反思与伊朗的关系；伊朗也在时任温和派总统拉夫桑贾尼的领导，和霍梅尼去世后接任伊朗最高领袖的哈梅内伊的支持下，转向更加务实

18:20 中国平安房地产投资收益缩水 压降地产投...

18:06 中航信托原董事长姚江涛、副总经理魏颖晖被查

15:58 降准的现实背景和政策意图

15:30 华融德勤处罚案说明了什么？

15:24 美拉拢日荷限制半导体对华出口，界...

14:17 30年期国债期货来了 股指期货降手续费

13:27 2022年四季度交付量同比降46.8%...

12:00 刘世锦：要把城市农民工当自己人，补上公...

English – Caixin Global

 Weekend Long Read: The Chinese Scholars Taking On Fraud in Academic Journals 订阅 电邮

 China's Bond-Feed Turmoil Triggered by Data Monopoly, Compliance Concerns, Sources Say

 Price War Among China's Automakers Threatens Profitability, Analysts Say

 China Cosco Unit Takes 25% Stake in New Egyptian Container Port

 U.S. Approved 70% of China-Related Export License Applications in 2022

[Read More](#)

的外交政策。随之沙特和伊朗1991年3月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开启和解进程。

1997年，以宽容、开明著称的政治家哈塔米当选伊朗总统，并对外宣称将致力于修复伊朗与海湾阿拉伯邻国的关系。同年年底，时任沙特王储的阿卜杜拉代表国王法赫德率团到访伊朗，出席了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首脑会议。

正是在哈塔米任内，沙伊两国于1998年达成了一项经济、贸易、投资、技术、科学、文化、体育和青年领域的合作协议。随后，1999年5月，哈塔米回访沙特，成为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首位到访沙特的伊朗总统。两国继而又在2001年签署了一项安全合作协议。

然而好景不长。2001年、2003年，美国相继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破坏了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令沙特和伊朗的矛盾再度上升。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覆灭，客观上为伊朗清除了东西两侧的宿敌。伊朗战略环境的改善及其崛起势头，则又引起沙特的警觉和忧虑。

当美国于2003年准备入侵伊拉克时，伊朗几乎在同月便开始进行铀浓缩活动。2005年当选的伊朗时任总统、被视为强硬派代表的内贾德更高调宣布，他将进一步推进伊朗的核计划，并在外交政策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2009年，当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从伊拉克撤军时，人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完全有能力制造出核武器的伊朗。同时，在伊拉克战后重建的过程中，深受伊朗影响的伊拉克什叶派，成为伊拉克政府内的主导力量，令伊朗得以在伊拉克的安全部门和各派政治力量中建立起广泛的影响力。

相形之下，对21世纪头十年的阿拉伯世界而言，外部地缘环境不断恶化的同时，内部发展也屡遇颠簸。

2011年，被称作“阿拉伯之春”的群众抗议浪潮爆发后，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地区竞争呈加剧态势。

尽管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政权，在这场地区性政治风暴中得以较为平稳地度过，还出兵协助了巴林这一海湾区域内的另一王权国家平息了国内的骚动，但随着美国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从中东逐渐收缩力量，美国与伊朗围绕核问题推进缓与谈判，感到自身利益日益遭到威胁的沙特，也开始愈发频繁地在中东域内的纠纷和冲突布局，并伸展自身力量，同伊朗陷入持续的明争暗斗。



财新网微信



1

订阅
电邮

当地时间2016年1月3日，伊朗德黑兰，民众在沙特驻伊朗使馆外示威，抗议沙特处决知名什叶派教士尼米尔。图：Atta

Kenare/视觉中国

2016年新年伊始，沙特内政部宣布处决了47名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囚犯，其中包括知名的什叶派教士尼米尔。

消息一出，多名抗议者聚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沙特驻伊朗使馆外示威，并向沙特使馆投掷石块和燃烧弹，打砸使馆门窗并纵火焚烧使馆部分楼体。

这一使馆遭袭事件，令本就紧张的沙伊对峙更加白热化。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当时表示，沙特处决尼米尔的决定将让其面临“神圣报复”。

几番互相指责之后，沙特外交部在2016年1月3日宣布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并驱逐了伊朗的外交人员。

代理人战争盛行

处死尼米尔之举，是逊尼派主导的沙特近年来第一次处决什叶派的宗教领袖。从某种程度上，此举也折射出当时沙特对于自身在地区地位的危机感。

自那之后，沙特和伊朗的长期“冷战”对峙，就一直主导中东的地缘秩序变化。

沙特和伊朗这中东两强之间不断扩大的裂痕，也让也门、叙利亚等地的战乱，染上了沙伊两国“代理人战争”的色彩。

在2011年巴林的什叶派民众掀起反政府抗议之后，同为海湾王权国家的沙特派出部队，帮助巴林王国政府平息了示威活动，并指责伊朗介入巴林局势煽动骚乱。

另一方面，在同样于2011年爆发并延续至今的叙利亚内战中，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却为叙利亚境内的反政府武装提供了资金、顾问、后勤、军事培训等方面的支持。伊朗则在军事和经济上，支持什叶派的叙利亚阿萨德政府。

在2011年席卷西亚北非的政治风暴中，阿拉伯半岛上惟一的非君主制国家也门，也陷于动荡。

三年后，受伊朗支持的什叶派胡塞武装夺取了也门首都萨那的控制权，迫使逊尼派的也门总统哈迪流亡沙特避难。为防止伊朗通过自己的南部邻国扩大势力，2015年3月，沙特领导海湾多国发起代号“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正式介入也门内战，以打击势力渐盛的胡塞武装。

也门战局仍在延烧之际，2017年6月，沙特又主导了中东多国对另一海湾国家卡塔尔的“断交”和临时性的交通封锁行动，以敲打与伊朗关系较为靠近的卡塔尔。

当时，沙特指责卡塔尔长期以来同情庇护区域内各国的反对派势力，还支持跨国性的宗教性政治组织“穆斯林兄弟会”介入他国内政。

2019年9月，受到美国与伊朗摩擦的波及，沙特境内的多处重要基础设施——包括机场、发电厂、海水淡化厂和油田、输油管道等，都遭到了邻国也门境内、受伊朗扶植的胡塞武装袭击。当时，袭击还一度造成沙特原油产量大减，全球原油市场随之剧烈震荡。这也使得本就剑拔弩张的沙伊关系，险些逼近武装冲突的边缘。

但似乎也正是这次沙特石油设施的遇袭，成为沙伊双方走向谈判桌的契机。

财新网微信



1

订阅
电邮

就在沙伊关系骤然紧绷的2019年10月，伊朗政府发言人阿里·拉比埃突然对外声称，伊朗政府“收到了来自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通过另一个国家领导人间接传递的信息”。

尽管这一消息随后遭到了沙特官方的否认，但沙特外交事务国务大臣朱拜尔当时亦在推特上表示：“沙特的立场一直是寻求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几乎同时，时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拉里贾尼也在受访时表态称，德黑兰“欢迎与沙特阿拉伯进行任何谈判，以解决地区问题”。后来在沙伊对话中发挥了关键斡旋作用的伊拉克时任总理阿卜杜勒马赫迪，当时向媒体透露，巴格达正在努力促成德黑兰和利雅得之间的谈判。他还称：“虽然发动一场战争很容易，但阻止一场战争却很难。”



宿敌走向和解

1

在地缘纷扰缠斗不休的中东地区，包括沙特和伊朗在内，近年来不少域内国家都在寻求从政治冲突和对立中摆脱出来，将精力更多地投入本国经济民生的发展。

在也门战场上，尽管交战各方在联合国等斡旋下达成的、冲突以来持续最久的停火协议，在2022年10月到期后未能得到进一步延长。

但据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2023年1月下旬通报，当前也门的整体局势仍大体上保持稳定，前线的部署未出现任何重大升级或变化。自2015年起出兵介入也门战局的沙特，也已开始与受伊朗扶植的胡塞武装进行直接谈判，以寻求尽快结束冲突。

在叙利亚境内，随着伊朗和俄罗斯支持的阿萨德政府收回并控制着大部分领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也已基本告一段落。虽然当前叙利亚的政治谈判之路尚未启动，但在2023年2月初叙西北部遭遇强地震之际，沙特、阿联酋等曾在叙利亚内战初期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阿拉伯邻国，也纷纷向阿萨德政府施以援手。以震后重建为契机，叙利亚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外交孤立局面有望得到缓解。

2021年开年不久，在沙特境内举行的海合会首脑会议上，沙特等国宣布与同为海合会成员，但此前一直遭邻国经济封锁和孤立的卡塔尔达成和解，双方结束了持续三年半的外交对峙状态。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还身着印有卡塔尔国旗图案的围巾，亲自出席了开幕式，并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坐在相邻的位置上一同观看开幕赛，尽显前嫌已释的宣传姿态。

订阅
电邮



当地时间2022年11月20日，卡塔尔多哈，世界杯开幕式招待会上的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左）、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中）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图：Murat Kula/视觉中国

2022年4月底，沙特王储则在沙特海滨城市吉达接待了五年来首次访问沙特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使得因2018年沙特籍异见记者卡舒吉在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领馆内遭杀害后，长期陷入挫折的土沙关系，终于开启了改善的进程。

此外，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促成下，以犹太人为主体的中东国家以色列，也在2020年相继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建交。2022年8月，以色列又与此前关系紧张的土耳其全面恢复了外交关系。

这一波中东区域掀起的“缓和潮”中，沙特和伊朗恢复直接接触的过程，则推进得更加谨慎和低调。

对这两个中东主要产油国来说，常年的恶斗已消耗了无数人力、物力、财力，双方都有寻求缓和、休养生息的需求和动力。

自2017年开始总揽沙特内外大权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正在国内推进多个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转型项目。

通过恢复与伊朗的关系，沙特希望能改善所处的周边安全环境，减少自身遭到美国—伊朗关系恶化及伊朗—以色列矛盾升级带来的附带伤害和风险。

此外，2019年9月沙特石油设施遭袭后，美国相对冷淡的反应也让沙特意识到，必须在外交上增强自主性，努力使安全和军事伙伴关系更加多元化，而非一味依赖美国。

对于在西方制裁压力下，经济民生愈发困顿和动荡的伊朗，缓与阿拉伯邻国之间的矛盾，被视为抵抗美国及其盟友以色列造成的军事恫吓的有效方式。

与同为OPEC成员的沙特改善关系，也将推动沙伊两国在控制油价和通胀等方面展开充分合作。对内外处境都显严峻的伊朗来说，打破当前在地区和全球面临的外交孤立局面，更有助于进一步撬动更多经济上的利益。

早在2021年4月，沙特和伊朗就在伊拉克境内不动声色地展开了直接谈判。

在2021年8月的就职仪式上，刚当选为伊朗总统的莱希表示，伊朗新政府的外交重点是改善与地区国家的关系：“我向该地区所有国家，特别是邻国伸出友谊和兄弟情谊之手。”当时，这声明被广泛认为是伊朗希望改善与沙特之间的关系。

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沙特和伊朗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共举行了五轮密集的会谈。到2022年下半年，双方距离达成恢复建交的协议已十分接近，还派出了技术官员组成的代表团研究重开大使馆的问题。与此同时，沙特和伊朗还在另一海湾国家阿曼的斡旋下，围绕如何结束也门危机展开了持续对话。

然而，自2021年底伊拉克选出新一届国民议会以来，由于不同政治派别分歧严重，伊拉克的新总统和新总理迟迟无法产生，伊拉克陷入了长达一年的政治僵局。德黑兰的政治新闻记者Saeed Azimi撰文指出，随后在2022年10月就任伊拉克新一任总理的苏达尼，对伊拉克在沙特与伊朗之间继续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兴趣不大，苏达尼本人也未能像他的前任——出身伊拉克情报部门的卡迪米那样，获得沙特方面的信任。

另一方面，2022年9月以来，因伊朗库尔德族的年轻女性马萨·阿米尼遭“宗教警察”逮捕后于看守所内身亡而掀起的抗议风暴，也在伊朗境内不断蔓延发酵，造成伊朗社会一度陷入不



1

订阅
电邮

稳。

这期间，伊朗当局指责沙特利用其资助的波斯语卫星新闻频道“伊朗国际电视台”（Iran International），在伊朗境内煽动青年人参与反政府的抗议活动，尽管该媒体一直声称自己是独立运作。这一事态发展，也令沙特和伊朗之间好不容易有所进展的和解谈判，在最后关头又遭遇阻滞。

中国角色浮现

时间来到2023年。1月17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决定专注于自身经济和发展，是“向伊朗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有一条超越传统争论和争端的道路，可以走向共同繁荣”。费萨尔当时还称：“我认为，我们越是能在地区建立合作意识、越是能一起工作，我们就越能不仅为我们的人民，而且为我们的周边和其他地区带来繁荣。”

在此不久前的2022年岁末，沙特刚在国内迎来了时隔六年再次踏上中东之旅，对沙特展开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习近平还与近20位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共同出席了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阿峰会）、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中海峰会）。

当时，习近平在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的会晤中表示，中方把发展对沙特关系置于外交全局尤其是中东外交的优先方向，愿同沙方增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穆罕默德则表示，沙方愿同中方就重大地区热点问题密切对话合作，为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实现地区共同安全作出贡献。

尽管在中沙双方的官方通报中，并未提及沙伊矛盾这一具体的“地区热点问题”，但据《华尔街日报》披露，在2022年末利雅得举行的峰会上，中方提出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应与伊朗缓和关系的提议，并得到了海合会国家的支持。

随后在2023年初，沙特外长在达沃斯年会上对伊朗发出积极信号后，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随即派出了首席核谈判代表巴盖里（Ali Bagheri Kani）访问北京。该报援引不具名的海湾国家官员的说法称，巴盖里当时提出，希望中方能在伊朗与其他大国的核谈判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并为伊朗解决国内的货币危机提供支持。作为交换，伊朗同意不对与沙特启动恢复外交关系的谈判设置任何前提条件。

2023年2月14日至16日，伊朗总统莱希踏上了其任职以来的首次访华之旅。当时，陪同莱希来华的不仅有新上任的伊朗央行行长，以及伊朗在经济、石油、外交、贸易、交通、城镇发展、农业等领域的六位内阁成员，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巴盖里也在随行官员之列。

后来在3月间率团到北京，与沙方对话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则在沙伊达成协议后受访时表示，今年2月份莱希对中国的这次访问，“有助于为伊朗与沙特之间的谈判推进创造机会”。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孙德刚向财新指出，在调和沙特和伊朗的矛盾方面，中国具有独特优势。中国与沙特和伊朗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沙、中伊之间长期保持着良好的互利合作。中国还是沙特和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和主要原油买家，与两国的贸易依存度是其他国家难以取代的。

在孙德刚看来，自2021年起进行了数轮的沙伊政治对话，此次能在北京取得重大突破，凸显了中国的“独特政治地位和外交感染力、影响力、塑造力”。面对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中国



1

订阅
电邮

提出的新安全理念主张通过合作促进安全，通过对话解决冲突，“这也是西方国家以意识形态划分和‘选边站’的外交路径所无法比拟的”。

另据沙特外交部的声明介绍，此次北京会谈，是“响应习近平主席关于中国支持沙特和伊朗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倡议”而举行的。

王毅也在会谈后介绍称，习近平主席“从一开始就对沙伊对话予以了明确支持”。孙德刚据此指出，从2022年末在沙特举行的“三环峰会”，到2023年2月伊朗总统莱希访华，再到此次沙伊北京会谈，“中国领导人的政治引领作用尤为关键”。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丁隆向财新指出，此次中国、沙特、伊朗三方在北京发布会谈成果的最大特点，就是三方联合声明的文本没有采用英文，而是采用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中文，“这体现出三个国家的自主性”。

在丁隆看来，由沙特、伊朗两国达成的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最终是由中国、沙特、伊朗三方联合签署的声明发布，这不仅凸显了中方关键的斡旋地位，也体现了中方作为担保人的角色。“这说明，下一步沙伊之间还有什么分歧，或是后续谈判出现什么问题，中方还是会继续参与斡旋。”

另一方面，此次北京会谈的成果文件仍是原则性、框架性的，表明沙伊之间的具体分歧尚未完全得到解决。丁隆认为，在此情况下，中方愿意作为联合声明的签署方之一，为沙伊谈判提供保障作用，体现了一种大国担当。“也就是说，不是把双方请到北京来谈判、签个协议就结束了。沙伊之间的矛盾非常复杂，未来如果有一些反复也很正常。”

此前，在巴以和平进程、伊核谈判、叙利亚问题等中东热点问题上，中国均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政治支持，提出了诸多富有建设性的主张。但相比美国、俄罗斯等在中东长期博弈的传统大国，中方在中东地区矛盾上的调停角色一直显得较为低调。

此次中国为何更积极主动地介入调解沙伊之间的矛盾？接受财新采访的专家都提到，一方面是因为，中东是中国的重要能源通道所在地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支点地带，帮助中东实现和平与稳定符合中方利益；另一方面，中东国家也正在日益将中国当作一个世界级大国看待，对中国扮演更重要的外交角色抱有期待。

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都将外交重心放在欧洲。近年来，美俄等传统域外大国对于中东事务的关注度正逐渐减弱，为中东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也在下降。客观上，这也为中国在中东事务中进一步发挥影响力提供了空间。

但丁隆强调：“中国绝不是要去填补美国留下的所谓空白，因为中美在中东的运作方式完全不同。”中国与中东的所有国家都保持着友好关系，中国同中东国家之间没有历史旧账，容易得到中东各国的信任。在经贸交往上，中国也一直保持着中东国家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国在中东的作用的确在增加，但这种作用是有利于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因为中国不会搞‘选边站’”。

曾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拥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吴思科观察到，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近年来中东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中国与中东两个古老文明之间在实现经济复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有着共同的诉求。

他指出，美国仍在中东保有强大的军事存在和力量投入，在这一方面中国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取代美国。但另一方面，中东国家将中国看成一种“和平的力量，稳定的力量，可信赖的力量”。“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增强，中东各国的日子会更好过一些，因为它们在大国之间的行动将更加从容，不必受制于某一方。”

财新网微信



1

订阅
电邮

沙特智库费萨尔国王伊斯兰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约瑟夫·艾伯特·克奇安（Joseph Albert Kéchichian）则对财新表示，中国若想在中东地区塑造自身角色，确保长期稳定的存在，就必须“全面参与”中东事务，投资于“以沙特为首的关键地区国家”。

在他看来，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和全球最大的产油国，未来沙特必将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国都会接受这一事实”。

在中国的中东角色日益凸显的情况下，与沙特关系亲密的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角色又将如何演变？克奇安认为，美方将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与该地区的联系，其外交手段会变得更加灵活。

财新网微信



地区辐射影响

观察者普遍认为，沙特和伊朗的和解协议若能得到充分落实，将有利于巩固也门内战中达成的脆弱停火；提振黎巴嫩遭受重创的经济；推动长期受沙伊代理人战争影响的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实现稳定和发展。

1

尽管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沙特和伊朗长期积累的矛盾得到了完全解决，但协议本身也将有助于遏阻沙伊间的“间接战”“冷战”升级为“热战”的概率。

订阅
电邮

美国智库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AGSIW）的伊朗问题专家阿尔福内赫（Ali Alfoneh）向财新指出，中国、沙特、伊朗三方发布的联合声明特意提及“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抽象原则，这可能显示出，沙伊双方愿意在谈判达成的条件下，限制它们在地区的代理人活动。

但他担忧，这份和解协议得到维护的前景仍然脆弱。包括沙伊双方在地区扶植的代理人在内，“每一个在这份协议面前利益恐受损的相关方，都有强烈的动机破坏它”。

此外，长期敌视伊朗的以色列，以及欲拉拢沙特、以色列等国共同对抗伊朗的美国，都可能成为沙特同伊朗修复关系进程中的干扰因素。

阿尔福内赫认为：“最后的问题将归结于：德黑兰和利雅得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抵制以色列可能的挑衅，并约束自己的代理人和宣传机构，以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

综合《华尔街日报》等国际和中东媒体披露的沙伊谈判内幕，为了达成恢复建交的协议，沙特承诺“不向寻求破坏伊朗稳定的媒体提供资金”“不资助被伊朗认定为恐怖分子的组织”。

作为回报，伊朗则承诺“确保其盟友组织不从伊拉克等国境内，发动侵犯沙特领土的袭击”等。此外，据称两国都表示，愿意“尽一切可能推动解决地区冲突，特别是也门境内的冲突”。

在也门当地，受到沙特支持、由逊尼派人士掌权并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以及主要盘踞于也门北部各省、得到伊朗支持的反政府什叶派武装势力胡塞武装，均对沙伊3月10日达成的和解协议表达了措辞谨慎的欢迎态度。

此前，在沙特领导的海湾联军于也门境内节节失利、内部分歧凸显的情势下，沙特最亲近的盟友阿联酋已退出在也门的军事行动。近年来，沙特也开始与被视为伊朗“代理人”的胡塞武装举行幕后谈判，以期摆脱这场2014年发酵至今、酿成也门国内巨大人道主义灾难的冲突泥潭。

外界期待，沙伊改善关系将能推动沙特与胡塞武装尽快谈出成果，从而为也门内战的主要交战方——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之间开启真正意义上的和谈、实现也门国内的政治和解铺平道路。

路。

就在沙特和伊朗着手修复关系之际，美国正试图促成沙特与以色列达成一项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协议。许多观察者认为，沙特和伊朗关系缓和，与沙特同以色列关系的靠近，并不一定会彼此冲突。毕竟，已同以色列宣布建交的阿联酋，也在近年与伊朗达成和解。

不过，在巴勒斯坦实现建国之前，作为逊尼派穆斯林精神高地和伊斯兰教两大圣地守护者的沙特，若要真的迈出“与以色列建交”的一步，其面临的政治风险和代价也会相对高昂。

财新网微信



1

订阅
电邮



当地时间2016年1月20日，沙特利雅得，沙特国王萨勒曼出席中沙延布炼厂投产启动仪式。图：Fayez Nureldine/视觉中国

在沙伊宣布和解后，其对中东内部矛盾缓和的带动效应已经开始显现。3月10日沙伊复交的消息传出后，曾在2016年跟随沙特对伊朗断交的马尔代夫，已第一时间宣布将恢复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丁隆认为，在此前沙特的另一盟友阿联酋已在2022年9月与伊朗关系“解冻”的情况下，接下来巴林、苏丹等其他在2016年追随沙特对伊朗断交的国家，也有望跟进恢复同伊朗的外交关系。在此基础上，伊朗同整个海湾阿拉伯世界关系的整体改善，也将进一步提上日程。

孙德刚指出，以沙特和伊朗复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伊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整体关系的改善，正是中国在中东外交的下一步着力方向。

但他也提醒说，中东向来是全球冲突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解决地区矛盾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他看来，中国介入中东冲突事务应“走一步看一步”，慢慢积累和总结经验。同时，中国也要积极利用联合国机制，并与其他的大国展开沟通协作，把中东冲突解决作为开展大国协调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部分。

吴思科回忆称，此前在担任中东问题特使时，他经常对中东各国讲这样一句话：“邻居是不能选择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邻居之间的相处之道。”

他表示，中国向来以睦邻之道在中东国家之间劝和促谈，中方也一贯支持中东国家坚持战略自主，摆脱外部干涉，把中东的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不可能越俎代庖，但可以发挥积极促进作用。未来，中国也将在中东继续贡献这样的建设性力量。”